

澜沧江民族走廊与茶种南传

李辉

复旦大学 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中国西南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中转区，著名的蜀身毒道就穿过了云南中西部，沟通缅甸和印度。滇西的三江并流地区阻碍了东西向的人群流动，却导流了南北向的人群流动。特别是澜沧江河谷，在古代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中成为一条关键的民族走廊，使得孟高棉语族和藏缅语族的族群从巴蜀、康藏扩散到了东南亚。民族系统的孕育需要集中富饶的农业区，故而族群和文化都从农业核心区向边疆贫瘠区传播。云贵高原与东南亚雨林在新石器时代（8~4 千年前）并不具备农业繁荣的自然条件，所以当地的民族文化虽然丰富多彩，却大多是从中国内地传播而来。其中侗傣系统民族起源于江浙地区、苗瑶系统民族起源于湖广地区、孟高棉系统民族起源于两广地区、汉藏系统民族起源于华北地区。其中孟高棉族群西迁最早，可能商周时期就因为良渚后裔雒越族群西扩和残夏蜀人入桂的影响而进入云贵和东南亚，留下了蜀王子始安南等传说，并在云南形成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和空格人、克木人等极少数隔离人群。这些族群的南迁带来了夏人种茶饮茶的习俗，因此开始了云南人工种茶的历史，其中可能伴随着其他地区茶种的输入和当地茶种的驯化，以及外来和本土品种的基因融合。而这一传播路径的核心轴是澜沧江河谷。因此我们看到茶树品种多样性的分布从大理地区到版纳地区，乃至老挝、柬埔寨，有着明显的递减。大理州有着大叶亚种的大理种、普洱种以及藤子茶的特异品种，甚至有罕见的云南小叶亚种的品类。这在永平县的澜沧江周边尤其丰富。而进入临沧，茶树品种明显减少，很难见到大理种。进入普洱和版纳，就基本剩下了普洱种。内生性的多样性的递减是典型的迁徙效应之一。所以，普洱茶的发源地并不一定是目前最古普洱树遗存的地方，而更可能是普洱茶树基因多样性最高的永平县。另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云南民族迁徙的复杂历史对茶树品种传播的多重影响。汉藏族群在秦汉时期顺澜沧南下，又带来了一波人群和茶树基因的流动。侗傣民族从广西进入越南、老挝，进而进入云南，也带来一波小叶亚种茶树的基因流。当其他地区的群体多样性渐渐均匀化，云南因为地形优势保留下了大量差异性分布结构，深入解析这些多样性结构的分布，对我们理解民族和文化的传播历史，理解南方丝绸之路的成因和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